

李保璧 散文作品

## 秋夜

乡村秋天的夜晚很静、很美。小院外，月色溶溶，院中树枝的影子横七竖八地印在地上，几朵不太大的花朵散发着淡雅的幽香，捣乱的小狗慌忙地跑过来，围着脚边乱转，时而用屁股蹭着或用舌头舔舐裤脚，时而咬着裤腿摇头晃脑，让人心生爱意，风也随着月光飘过来，村庄静悄悄的，小院也静悄悄的，一切都静悄悄的。

这时，乡村已进入了静的空间，听不见蝉鸣，听不到鸟叫，更没有了蛙声一片，让我独处在这静的世界，静的空间，头脑也静了下来，得暇回忆着往日的一切。

居住多年的小院，曾经是热闹的，儿女们的打闹声，我们的呵斥声时常响起。谁的作业没做好，谁又在吃饭时打碎了上午刚买回的细瓷花碗，东厢房又传来了儿子挨揍的哭叫声，也会打破本该安静的小院。猪在圈内哼哼着等待主人喂食，羊早已卧下咀嚼着没有咬碎的青草，秋夜就在这一片杂乱中渐渐渐深。

月亮升高了，儿子与女儿早已横七竖八地倒在不太宽的床上，让人看了既好笑又好气，我胡乱地把他们摆正。

夜更深了，我抬头看看天上淡淡的云朵，把这无依无靠的上弦月装点得像是谁画的素描、写意或是什么，美得无法形容。

望着天上的月亮，看看手中的手机，似乎觉得小院的热闹还是昨天的事。但转念一想，儿子已有了儿子，女儿也已远嫁他乡，也可能正在重复着我当年所经历的事，只有问天上的月亮。我知道，天上的月亮能预知人间的现在、过去与将来，不然为什么，月初和月末总是重复着月圆与月缺呢？

院门也不再像往日那样拥挤，那时，儿子和女儿会在门的两边做鬼脸逗我，双手扒着眼睛和拉着两边嘴角，逗得你气不得，恨不得，笑不得，这边刚把门打开，那边又“咣”的一声给关上了。而今天唯有我一人独自享用这宽门大院，任我进出，就连天上的月亮也暗自弯腰，笑我孤独，这不正是我二三十年前所期待的吗？

今天真的没有了，想烦也烦不起来了，但忽而又感到小院空旷、寂寞。

夜在一点点向深处走去，我踱出院门，刚踏上门前的水泥路，远方快速逼近的汽车灯光吓了我一跳。

走在宽阔的村路上，那草丛中没有了书上所写的秋虫“唧唧”，更无人影晃动，难道这刚入秋的村庄与田野就这样安静了？村庄没有了狗吠，没有了牛羊的叫声，竟连那曾经不知疲倦的蟋蟀也销声匿迹了，看到这，更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。

童年的村庄与田野，那是热闹的，有月的晚上，我们会东家西家，庄南村北疯跑打闹。我们把东家的小狗打得嗷嗷乱叫。西家的驴棚会被我们疯狂地拉开，两三个孩子骑在一头小毛驴身上，压得那头小毛驴弯下腰，踢腿摇头，嚎叫着示威抗议，气得主人拎着赶驴的鞭子来驱赶我们。我们便扔下驴的缰绳，一头扎进池塘，踩着夜色，弄着涟漪，逃到远方的对岸，气得主人跺脚咒骂。

汽车灯光远去了，我已踱步村外，那待收的庄稼在微风的吹拂下传出“飒飒”的响声，似怨妇低吟，更像是谁在轻唱的《静夜思》，凄婉、多情、动听，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向夜的更深处走去。

乡村秋天的夜是充满幻想的。月亮仍在向远方游去，似游在大海中的鱼，把人的思绪带向更远的地方。

这时的月夜，没有蛙声，只有远处树林中偶尔传出的几声凄凉的鸣叫。想象中的蟋蟀弹琴是没有了，是什么原因，恐怕只有生活在农村的老人们知道。我猜测可能是它们之前过于张狂，今天累了，就在这溶溶的月光下休息了。也可能是没有了堆放的草垛和

秸秆，没有了它们活动的空间。

儿时的秋天，田野里到处都是庄稼垛，秸秆在田野里堆得到处都是，特别是头天下午割了豆子，收了玉米、高粱，第二天一早去收，那堆庄稼下面总有不少的蟋蟀蹦跳，偶尔还有花皮的青蛙躲在下面，老鼠也忙着挖洞储粮。我们会带着好事的小狗，指着鼠洞，让它两条前腿不停地挖土，吓得老鼠躲在洞中不敢出洞。

有时，我们也会指使小狗捉蚂蚱，逮蟋蟀，那小狗像兔子一样，猛一跳，两条前腿并排压在秸秆上，或落叶较多的地方，待慢慢松开时，什么也没有捉到，只剩下嘴唇边细碎的草叶和泥土。这时的我们便开始捉蚂蚱，抓几把晒干的豆叶，拾一点玉米秸秆，点上火，搞起了野炊烧烤。我们便在这嬉戏、狂笑中争抢着被烧熟的蚂蚱，根本不把什么卫生与不卫生放在心上，香味让我们忘了一切忧愁、烦恼，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快乐、更开心的呢？

乡村的夜很静，静得让你产生幻想、幻觉。乡村的夜，那纯美的过去，会让你联想着远方的远方，儿女们的辛劳与期盼，望着星星，看着游走在天上的月亮，能让你看到繁荣的世态炎凉。我的思绪也随夜的深入，进入了一种特定的静谧空间。

## 一把铜酒壶

朱士元

铅灰色的云压着古淮河岸边庄西头的老槐树，黄三爹挑着他的补锅担子进了村。雪粒打在铁皮工具箱上叮当作响，像谁在暗处敲着碎锣。他瘦得像根晾衣杆，蓝布棉袄裹着骨头架子，光头在昏黄的天光下泛着冷光，嘴里那根铜头旱烟袋随着脚步一颠一颠的，烟锅里的火星子忽明忽暗。

“三爹，您可算回来了！”蹲在村口磨盘上的二柱蹦起来，雪粒从裤脚簌簌往下掉。庄上人盼黄三爹，多半是因为各家的铁锅总在寒地冻时漏窟窿，家家户户都要在腊月里蒸馒头、煮腊肉，没口好锅总不成体统。

黄三爹没应声，只是把担子往老槐树下一摆，从腰间抽出旱烟袋，将烟锅在鞋底磕了磕。“先烧盆炭火，”他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，“补完李家婶子那口锅，再跟你们扯闲话。”

工具箱打开时，冒着一股机油

和铁锈混合的气味，小铁锤、铜钉、碎铁片码得整整齐齐。黄三爹把铁锅架在砖灶上，炭火舔着锅底的破洞，他左手捏着铜片贴在洞眼外侧，右手握着小锤轻轻敲打。叮当声在雪地里散开，引得半大的孩子都围过来，看他枯瘦的手指如何把歪歪扭扭的破锅敲得严丝合缝。

等最后一口锅补好，天已经黑透了。二柱把火盆挪到黄三爹屋里，槐树根劈成的干柴烧得呼呼响，映得他脸上的皱纹都暖了些。孩子们挤在火盆边，双眼亮晶晶地等着听故事，每到雪天，黄三爹讲的故事比戏台上演的还热闹。

黄三爹从烟荷包中撮了点儿黄黄的烟丝装进了烟锅里，用手按了按点上火，慢慢地嗅了一口，咽下去之后还用嘴咂了咂。他停了一会儿，看了下屋子里的孩子们。突然，火盆里的火星子溅到烟锅里，他猛吸一口，两股青烟慢悠悠地从鼻孔里飘出来。

他抽完一袋烟后，跟往常一样，将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，然后把烟荷包往烟杆上胡乱一绕，再往腰上一插。他站起来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开始讲他的罗曼史。

“那年在江南，”他开口时带着点儿笑意，“我在小镇上补锅，隔壁茶馆有个唱曲儿的姑娘，梳着双丫髻，眼睛亮得像星星。”

孩子们屏住呼吸，连火盆里干

柴爆裂的声音都显得格外清楚。黄三爹坐了下来，从腰间取下旱烟袋在火盆沿上轻轻敲着，敲击的节奏跟着他的话走：“有一回，她的铜酒壶漏了，拿来让我补。我一看，壶底的洞不大，却正好对着壶嘴，若是寻常补法，酒倒出来会漏。我就琢磨着，在壶底镶了朵铜莲花，既堵了洞，倒酒时还能看见铜莲花转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二柱忍不住问，身子往前探了探。

黄三爹笑了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，像揉皱的纸展开。他接着说：“后来她常来给我送茶，说我补的壶好看。有回镇上闹水灾，我背着工具箱往河堤上跑，路过茶馆时，看见她抱着琵琶站在门口，水都快淹到脚脖子了。我没多想，背起她就往堆上走。她的琵琶斜倚在我肩上，弦子在风里轻轻地响。”

他卖关子似的停了下来。二柱知道他耍抽烟，赶紧跑过去替他装满一烟锅烟丝，还用大拇指按实。旁边的人争着替他划火柴点烟，都在担心那姑娘的琵琶。黄三爹“吧嗒吧嗒”抽了两口，烟锅里的烟丝亮了两下，紧接着从他鼻孔里冒出两股青烟。他眯缝着双眼，一脸享受。

他顿了顿，又吸了口烟，烟锅里的火亮了一下：“到了堆顶，她

给我唱了段《茉莉花》，声音软得像江南的水。后来我走的时候，她将那把铜酒壶送给了我，说我看见这把壶就会想起背着她走的样子。”

火盆里的干柴渐渐烧透，变成暗红的炭块。黄三爹把烟锅在炭上按灭，起身拍了拍衣角的灰：“都回去睡吧，明儿雪停了我还得去邻村。”

孩子们恋恋不舍地走了，屋里只剩下黄三爹和一盆炭火。他从工具箱最底层摸出一个布包，打开来，里面是一把铜酒壶，壶底的铜莲花在炭火的微光下泛着温润的光。他把壶凑到鼻尖闻了闻，仿佛还能闻到江南茶馆的茶香，听见风里飘来那段《茉莉花》。

那年，他外出补锅，路过了当年的小镇。听当地人讲，那个姑娘为救一个落水小男孩被湍急的河水卷走了。两天后，当人们发现她时，她已离开了人世。黄三爹听后，愣了好半天。他走到那茶馆门前，站了许久，不觉双眼噙满了泪水。

窗外的雪还在下，落在屋顶上，发出簌簌的声响。黄三爹擦了擦眼泪，把铜壶轻轻放回布包，又装了一袋烟，火盆里的火星子再次亮起，他孤单的影子映在墙上，很长很长。烟杆敲击火盆的声音，混着窗外的雪声，在寂静的冬夜里，慢慢飘向远方。

## 天空露出它沉默 不语的蓝色屋脊（组诗）

史云彦

### 痛苦让你坐下来

痛苦让你坐下来  
读一本诗集，它像水  
涌向你，围绕你，浸透你  
给你泪水，荒芜，破碎，未能抵达之地  
古老的流逝，回忆里  
全部的潮湿  
但它不会告诉你如何出去  
你的孤独并非孤独花园中多么独特的一枝  
同样的雪覆盖无数个你  
同样的风暴一次次席卷，同一片狼藉  
你不能呼吸  
你不能把头伸出去  
现在痛苦，浮起你  
所有的浪花，海鸥，鸟礁，沙滩上每一粒沙石  
它们爱你

### 布鲁斯

风暴就要抵达你的港口，布鲁斯  
你还不能看见它悲伤的小侧脸  
这个角度望过去焦虑和快乐一样面容模糊  
船只从那中间一团银灰色中驶出去，积木般街区  
布鲁斯，我们写诗，怀着对时间深刻的敌意  
似乎有人，戴着昨日的红帽子  
他挥舞着灰烬和星云，像是要跳出去

### 虚无和安静的合唱

白鹭是你深海镜中的蓝眼睛  
她触摸你的呼吸，和梦境  
她在你语言中潜行  
扇动着黄昏的橘色气泡  
薄雾降临到你身上  
像是心灵正酝酿着一些形状  
山群从岛屿的海水中驶出  
她曾是红树林和潮声  
如今，是虚无和某种安静的合唱  
她的轻，像是回应了一个召唤  
把一个下午放在你身边

### 否定修辞学原理

也只有孩子  
才会大声地说出不  
不像我们，耸耸肩，咧咧嘴，顶多  
再把眼神移往别处

世界需要的是如此迥异，以至于  
我们长久地困惑于爱与恨的模糊难辨  
我们因此打碎自己  
我们不停地打碎，不停地  
重塑，在这个过程中  
我们去掉了  
一个完整的孩子，一个一次次大声地  
说着不的孩子

我们和世界磨合得相当有趣  
我们聊天气、旅行、艺术、生意，我们聊一切  
别的东西

中共营口市委宣传部 营口市文明办 宣

# 培育法治文化

# 创建法治营口

